

性欲三论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赵 蕾 译

第一章 性变态^①

人类和动物存在着性的需要，这个事实在生物学上用“性本能”的概念来表达，这就像用觅食本能来表达饥饿一样。在日常的语言中没有能替代‘饥饿’的字眼，但是在科学上用‘原欲’这个词来表达这种含义。^②

流行观点对这种性本能的性质和特点有着非常确定的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它在童年期并不存在，是在青春期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表现在男女两性之间那种不可遏止的吸引当中；而它的目标是性交，或者至少是导向那个方向的行为。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观点为真实的情况描绘了一幅非常错误的图画。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些错误、一些失实之处和一些草率的结论。

① 本论文所引用的事实分别来自克拉夫特－伊宾、莫尔、莫比乌斯、哈夫洛克·埃利斯、施伦克-诺茨因、洛温菲尔德、欧伦堡、布洛赫以及赫希菲尔德等人的著作，特别是最后一位作者主编的 *F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更使我受益匪浅。由于关于这个主题所需要的文献都可以从这些作者的著作当中查到，我就不必再注明详细的出处了。至于用精神分析法研究性变态者所得到的数据，则主要是 I. 萨德格向我提供的资料和我自己的发现。

② 德语中唯一恰当的名词 *Lust* 不幸较为模糊，它兼有需求和满足的意思。

在这里，我要引入两个术语。我们把那些散发出性的诱惑力的人称为性对象，而把性本能趋向的行动称为性目标。经过科学筛选的研究表明，关于这两个方面——性对象和性目标，都有着非常多的变异。至于这些变异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怎样才算是正常，这需要彻底的研究。

第一节 关于性对象的变异

普通人对性本能的看法，可以从一个如诗般美丽的神话中反映出来，它告诉我们，本来的人被从中间一分为二——成为男人和女人——于是他们总是挣扎着努力要通过爱重新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们知道有些男人的性对象是男人而非女人，而有些女人的性对象是女人而非男人时，我们会大吃一惊。这种类型的人被描述为具有“相反的性感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性倒错者”，这种现象则被称为“性倒错”。这种人的数量相当多，虽然我们很难准确地进行统计。^①

一、性倒错

性倒错者的行为 这些人的行为在几个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1. 他们可能是绝对的性倒错者。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性对象完全是同性的。异性从来都不是他们性欲的对象，而是让他们很冷淡，或者甚至引起他们的性反感。这种反感的结果是，如果他

^①关于其中的困难以及为统计性倒错者所做的努力，可以参看赫希菲尔德的著作。

们是男人，他们就不能性交，或者不能从中获得快感。

2. 他们可能是双性的性倒错者，也就是说在性心理上是两性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性对象既可以是同性的也可以是异性的。因此这种性倒错者不具有排他的特性。

3. 他们可能是偶然的性倒错者。在某些外在的条件下——当无法接近正常的性对象，只能以模仿为主时——他们能够把同性当作自己的性对象，并从与之性交当中得到性满足。

性倒错者对于自己这种特殊的性本能的想法也不同。有些人把自己的性倒错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正常人接受自己原欲的倾向一样，他们坚持认为性倒错就像正常的倾向一样合理合法；而另一些人则反抗自己的性倒错，把它看做是病态的冲动。^①

在时间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性倒错的特征有时能追溯到最初，从主体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就开始了，而有时它则一直到青春期的前后才引起人的注意。^② 它也许会持续一生，也许会消失一个时期，或者也许只构成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甚至可能在生命的晚期才出现，这时主体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正常的性活动。有时候还可以观察到，有些人在正常的性对象和颠倒的性对象之间呈阶段性摇摆。那样的情形格外有趣，因为原欲在正常的性对象那里得到了不愉快的经验，就转向了倒错的性对象。

通常这些不同类型的变异是独立出现的，然而，我们可以放心

① 一个人对这种性冲动的反抗也许能够决定他接受暗示或者心理分析疗法的可能性。

② 许多作者坚持认为，性倒错者本人指出的其倾向出现的时间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可能在记忆中压抑了异性恋感情的痕迹。精神分析学对它触的病例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怀疑；它从他们幼年遗忘的内容里重新发掘出那些事实来，填补了记忆的空缺。

大胆地说，最极端形式的性倒错肯定从非常年幼时就开始了，而且这种人肯定很赞成自己这种特殊倾向。

许多权威不同意把我举出的这些类型归结在一起，他们不强调这些人的相同之处，而宁愿根据他们对性倒错的不同态度来强调他们的相异之处。虽然他们的区别是不容置疑的，但却不可能忽视一个现象，即存在着无数介于各种类型之间的例子，这就迫使我们作出结论，认为我们所涉及的是互相联系的一系列人。

性倒错的本质 最早的评估认为，性倒错是一种先天性神经退化的标志。这与一个事实相符，即医生们最初是在那些患有或者似乎患有神经症的人身上发现了性倒错。要确认性倒错具有这个特征，就需要分开考虑两个前提，即它是先天的和它是退化的。

退化 可以提出许多理由反对滥用退化一词，在这里使用退化也很容易遭到反对。现在，把任何不是明显地由创伤或感染造成的症状都说成是退化的标志，这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按照马格南对退化的分类，确实不排除把退化的概念用于神经系统的可能性，但神经系统的功能通常是很优秀的。既然如此，我们大可以问一问：在这里使用“退化”这个词对于增加我们的知识有什么价值？似乎只有在下列情况下用这个词才较为明智：

1. 几种异常同时出现，并且
2. 严重损害了有效地发挥功能的能力及生存的能力。^①

有几个事实将表明，按照这个词正确的含义，性倒错者不能被

^① 莫比乌斯(在 1900 年)确定了这样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轻易作出退化的诊断，它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他说：“关于退化已经有一些揭示性的发现。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广泛的领域，我们马上就会看得很清楚，作出退化的诊断没有什么价值。”

看做是退化的：

1. 有些性倒错者身上没有显示出其他的严重异常。

2. 性倒错者的功能也没有受损，实际上有些性倒错者还有特别高的智力水平和道德修养。^①

3. 如果我们无视在医疗实践中遇到的病人，把目光投向更广泛的视野，我们就会从两个方向发现一些事实，使我们不可能把性倒错视为退化的标志：

(1) 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性倒错在古代民族达到文明的高峰时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一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制度。

(2) 它在许多落后的和原始的氏族当中广泛存在，而退化的概念通常只用于高度文明的国家(参见布洛赫的主张)而且,即使在欧洲的文明民族当中，气候和种族对于性倒错的流行程度和人们对它采取的态度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②

先天性 我们可以设想，只有第一类最极端的性倒错者才可以归结为先天性，其证据在于，他们肯定在生活中的任何时候，他们的性本能都没有表现出采取其他途径的迹象。其他两类性倒错者的存在,特别是第三类(‘偶然的’性倒错者)的存在,就很难与性倒错属于先天性的假设相符合。正因为如此，那些支持先天性观点的人们倾向于把绝对的性倒错者这一类与其他两类区分开来，

① 我们必须承认“同性恋”的代言人们所说的是有道理的 在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一些最为卓越的人是性倒错者，甚至可能是绝对的性倒错者。

② 对性倒错的研究所采取的病理学方法已经被人类学方法所代替 这种变化是由布洛赫（于 1902 - 1903 年）带来的，他强调性倒错在古代文明中的出现。

而这就等于放弃了对性倒错作出普遍适用之解释的努力。在这些权威看来，性倒错在一类人身上是先天的，在其他人身上是由于其他方式产生的。

还有一种与上述观点相反的观点，认为性倒错是性本能后天获得的特征。这第二种观点基于以下的考虑：

1. 在许多性倒错者身上，甚至在绝对的性倒错者身上，都有可能指出在他们生活早期留下过某种性的印象，它对造成同性恋的倾向产生了永久性的后果。

2. 在许多其他性倒错者身上，都可能指出外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不管这些影响是鼓励性的还是压抑性的，它们都迟早导致了性倒错的固置作用（这些影响是指与同性的排他性的关系、战时的伙伴、被关押在监狱里、异性性交的危险、独身生活或者性功能衰弱等等）。

3. 性倒错可以用催眠性暗示来消除，如果它是先天性特征的话，那就太令人吃惊了。

考虑到这些，我们甚至可能怀疑是否存在着先天性的性倒错。可以说，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所谓先天性性倒错的例子，就很可能揭示出（参见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主张），某些儿童早期的经验对他们的原欲所采取的方向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经验虽然被主体的意识记忆所遗忘，但是在适当的影响下可以重新唤起对它的记忆。在这些作者看来，性倒错只能被描述为一种常见的性本能的变异，它是由主体生活的外在环境所决定的。

这个结论似乎很肯定，然而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许多人受到了同样的性影响（如发生在少年时期的引诱或者互相手淫），却没有变成性倒错者或者没有成为永久的性倒错者，这就足以反驳上述

结论。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先天’和‘后天’之间的选择不是绝对的,它并不能涵盖性倒错涉及的所有问题。

对性倒错的解释 不管是先天性假设还是后天性假设都不能解释性倒错的性质。在前一种解释中,我们必须问一问,它在哪一方面是先天的,除非我们接受一种粗略的解释,即每个人一生下来,他的性本能就有固定的性对象。在后一种解释中,我们则要问一问,各种偶然的影响离开主体本身的配合,是否足以解释性倒错的形成。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确实存在着主体的配合这个因素,这是不可否认的。

双性理论 弗兰克·李兹顿、吉尔南及柴瓦里尔在试图解释性倒错的可能性时,提出了一些新的考虑,从而产生了与通常看法相异的一种观点。人们普遍认为人非男即女,然而科学却发现了一些性特征模糊的例子,因此很难确定这些人的性别。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解剖学的领域。这些人的生殖器官把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被称作阴阳人)。在较为少见的情况下,两种性器官并列在一起,而且都充分发育(真正的阴阳人)但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两套生殖器官都发育不完全。^①

这些异常情况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出乎意料地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常的发育。在解剖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阴阳同体似乎是正常的。在每个正常的男人或者女人身上,都可以发现异性性器官的痕迹。这些残存器官或者不作为基本的器官发生功效,或者发生了转变,具备了其他的功效。

^① 有关生理性阴阳人的最新描述,参见塔劳菲(1903年)的著作,以及努格保尔在《性欲中的阶段年鉴》中的多篇论文。

这些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解剖学知识使我们认为，在进化的过程中，原来双性的肉体构造逐渐演变为单性的，没有发育的那个性别则只留下一些残迹。

这就诱使我们把这种假设扩展到心理领域，把各种性倒错解释为心理上的阴阳人的表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需要进一步证明性倒错通常伴随着心理性的和生理性的阴阳人迹象就行了。

可是这一期望落空了，无法证明假设的生理性阴阳人与已经证实的解剖学上的阴阳同体之间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在性倒错者身上经常可以看到性本能从整体上减弱，而且性器官在解剖学上有轻微的缺陷（参见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主张）。是经常，而不是通常或者总是。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性倒错和生理性阴阳人是互不相干的两回事。

还有人十分注重那些所谓的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以及在性倒错者身上出现异性上述特征的频繁程度（参见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主张）。这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总的来说，一个性别的人身上是经常出现异性的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的。它们可以是阴阳人的标志，但并不伴随着导向性倒错的性对象变化。

如果伴随着性对象的倒错，至少主体的其他心理特性、本能和性格特征也与之相应地变为异性的特征，那么心理性的阴阳人一说就可以成立。但是，通常只有在性倒错的女性们的身上，才可以见到那种性格上的倒错。而在男人身上，最彻底的男性心理气质也可以与性倒错相结合。假如我们要彻底的相信这种心理性的阴阳人的假设，就必须再加上一句，即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似乎并不是相互决定的。而且，生理性的阴阳人也是如此：根据哈尔

班^①的观点，个人生殖器官的缺陷与第二性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不相干的。

一位男性性倒错者的代言人曾经用最粗略的方式表达了双性理论：“女性的的大脑长在了男性的身体上。”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女性的大脑有什么样的特征。用解剖学的问题来代替心理学的问题，这既没有必要，也不能令人满意。克拉夫特-伊宾试图作的解释，其框架似乎比乌里奇的更为精确，但从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按照克拉夫特-伊宾的解释（1895年5月），每个人的双性倾向都赋予他生理上的性器官以及男性的和女性的大脑中枢；这些中枢只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才发育，主要是受到性腺的影响，而性腺本来是独立于这些中枢的。但是刚才我所说的关于男性和女性大脑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中枢”；况且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明大脑的某些区域（“中枢”）是专门负责性功能的，就像有的中枢专门负责语言那样。^②

① 他的论文中包括了关于这个主题的参考书目。

② 按照 *F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第六卷中的参考书目，E. 格雷似乎是第一个主张用双性理论解释性倒错的作者。早在1884年1月，他就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性本能的倒错》的论文。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用双性理论来解释性倒错的作者都不仅把这一因素用于性倒错者身上，还用于那些正常地成长起来的人身上，因此，他们把性倒错看做是发展过程中的干扰造成的。谢瓦利埃（1893年）也这样写过。克拉夫特-伊宾（1895年10月）说过，大量的观察“证明第二个中枢（也就是处于从属性的那个性别的中枢）是存在的”。阿德温博士（1900年）宣称：“每个人身上都有男性的和女性的因素（参见哈夫洛克·埃利斯）但是对于异性恋者，其中的一套——根据这个人的性别——比另一套发育得更强大……”赫尔曼（1903年）确信：“在每个女人身上都有男性的因素和特征，反之亦然。”此后，弗利斯（1906年）宣称，双性的观点是他创立的。在外行圈子里，（转下页注）

然而，从这些讨论中可以得到两点：首先，性倒错涉及了双性的倾向，虽然我们除了它的解剖学构造之外，并不知道这种倾向还包含着什么。其次，我们必须讨论那些在性本能的发展过程中影响了它的干扰因素。

性倒错者的性对象 心理性的阴阳人的理论认为，性倒错者的性对象与常人的性对象相反。它认为，性倒错的男人就像女人一样感受到男性生理和心理特征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追求男人的女人。

尽管这非常适用于一部分性倒错者，但是它却远远不能揭示性倒错者的普遍特征。毫无疑问，一大部分男性性倒错者保持了男性的心理特点，他们很少有异性的第二性征，而且他们在自己的性对象身上寻找的是女性的心理特征。从古到今，为性倒错者提供服务的男妓在穿着和行为等一切外在的方面都模仿女人。如果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这个现象又怎么解释呢？如果不是那样，这种模仿就会不可避免地性与性倒错者的理想相冲突了。在希腊，那些最具男子气的人往往是性倒错者，很清楚，激起一个男人之爱的不是一个男孩身上的男子气，而是他身体上与女性的相似之处，以及他的女性心理特征——他的害羞、他的不好意思、以及他的需要人指点和帮助。而男孩一经长成男人，他就不再是男人的性对象，而且他自己可能也变成一个爱恋男孩的人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性对象不是同性的人，而是结合了两性特点的人；追求男人的冲动和追求女人的冲动之间达成了某

(接上页注)人们认为人类的双性假说是哲学家 O. 魏宁格提出的，他很早就去世了，他曾把这一观点作为基础写了一本不太成功的著作（1903 年）。我列举的上述资料可以表明，弗利斯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种妥协，而对象的身体（性器官）必须是男性的，这是首要的条件。所以，性对象反映了主体自身的双性特点。^①女性的情况则要明确得多；因为在她们当中，活跃的性倒错者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频繁地表现出了男性特征，并且在她们的性对象身上寻求女性气质——当然如果我们对她们有更多的了解，也会发现更多的不同类型。

①确实，心理分析学还不能彻底解释性倒错的起源；但是，它发现了产生性倒错的心理机制，对研究其中涉及的问题做出了基础的贡献。对于我们研究过的所有例子，我们都确立了一个事实，即在这些性倒错者的童年早期，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很短暂却非常强烈的对女性（通常是他们的母亲）的固置阶段，在脱离了这个阶段之后，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女性，把自己作为性对象。也就是说，他们从一种自恋的基础出发，寻找一个很像他们自己的年轻男人，他们爱他的方式就像他们的母亲爱他们那样。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发现，所谓的性倒错者也并非完全不会受到女性的诱惑，只是他们继续把由女性引起的性兴奋转移到男性对象的身上。于是，他们一生中总是重复着产生性倒错的那种机制。事实证明，他们对男人那种强迫性的渴望是由他们不停地逃避女性所决定的。

精神分析学最反对把同性恋者同其余的人分开，把他们看做一伙特殊的人。通过研究那些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的性兴奋，精神分析学发现，所有的人都能够作出同性的对象选择，而且在无意识中也都做过这样的选择。其实，在正常的心理生活中，对同性的原欲依恋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对异性的依恋小多少，而在病态的人身上，它则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动力。相反，心理分析学认为，在孩提时代、原始社会和早期的历史阶段当中那种不分性别的对象选择——即对男性对象和女性对象自由选择——正是本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对这种或那种倾向的限制，才形成了正常的和倒错的类型。所以，从心理分析学的观点看，为什么男人只应该对女人有性的兴趣，这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归根结底基于化学性质的不证自明的事实。一个人最终的性倾向在青春期以前是不确定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还不了解所有这些因素；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偶然的。无疑，这些因素之中的某一些特别显著，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人类性倾向的复杂多样反映出了其确定因素的多重性。在性倒错者身上，我们通常可以看到远古的体质和原始的精神机制占了明显的优势。它们最基本（转下页注）

性倒错者的性目标 应当记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性目标适用于所有的性倒错者。在男性当中，绝非所

(接上页注)的特征似乎是自恋对象选择在发挥作用，以及对肛门快感区的持续使用。然而，如果根据最极端的性倒错者的特异体质把他们同其余的性倒错者区分开来，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益处。我们在这些人中发现的体质，在转移型或性倾向表面正常的人身上也有轻微的表现。初看起来，二者的差别似乎是质上的不同，但经过分析之后，我们才得知这仍然是量上的不同。至于说影响对象选择的偶然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挫折’现象(由于恐惧，早期对性活动的制止作用)，我们观察到，父母的存在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童年时期缺少强有力的父亲经常会有助于发生性倒错。最后还应当坚持一点，即应当严格区别性对象倒错的概念和主体出现混合性特征的概念。在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中，也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独立性。

费伦齐(1914年)就性倒错提出了几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正确地提出，不应该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性倒错的症状，就把许多完全不同的情况都归结在‘同性恋’的名称之下(或者按照他的更好的名称，叫‘同性淫’)，因为不管是在器官方面还是心理方面，这些情况的重要性都是不同的。他坚持认为，至少应该严格区分两种类型：“主体同性淫者”(他们的感受和行为都像女性)和“对象同性淫者”(他们完全是男子汉，只不过把女性性对象换成了男性)。他认为其中的前一类是真正的“性中间型者”(按照赫希菲尔德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不太高兴地把后一类描述为着迷性心理症患者。根据他的观点，只有对象同性淫者才会出现反抗他们的性倒错倾向的问题，也才可能受到心理上的影响。虽然我们承认存在着这两种类型，但是我们可以加一句，在许多人身上，一定程度的主体同性淫与对象同性淫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过去几年中，生理学家们、特别是斯坦纳克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器官对同性淫和性特征总体的决定作用。通过进行实验性的阉割和移植异性的性腺，可以把几种雄性的哺乳动物变成雌性的，或者进行相反的转变。这种变性基本上完全影响了生理性的性特征和性心理倾向(也即主体和对象双方面的性欲)。看来，作为性别决定因素的不是形成性细胞的那部分性腺，而是性腺间质组织(“青春期腺”)。其中一例这样的变性(转下页注)

有的性倒错者都进行肛门交；手淫也经常是唯一的目标，在性倒错者当中，限制性目标的现象——把它局限于感情的倾诉——甚至比在异性恋者当中更为普遍。在女性当中，性倒错者的性目标也各种各样，她们似乎更倾向于口腔粘膜的接触。

结论 可以看出，我们不能在面前的材料基础上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对性倒错之起源的解释。然而，我们的研究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知识，它们对我们来说也许比解决这个问题更为重要。我们注意到，我们习惯于认为性本能和性对象之间的联系比实际上更紧密。我们遇到过的所谓不正常的例子表明，在这些人身上，性本能和性目标仅仅是被我们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一点，因为在正常人身上，性本能和性对象是统一的，对象似乎构成了本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把我们想象中的本能和对象之间的纽带放松一些。看起来，性本能本身很可能是独立于其对象的；它的起源也不可能是由于其对象的吸引力。

二、以性发育尚未成熟者和动物作为性对象

那些在性对象的选择方面不正常的人们——即性倒错者——

（接上页注）是对一个男人实施的，他由于结核病失去了睾丸。在性生活中，他表现得像个女人，是个被动的同性恋者，而且清楚地显示出女性的第二性征（比如头发和胡须的生长，以及胸部和臀部脂肪的积累）。当把另一个男性病人的一只具有功效的睾丸给他移植之后，他开始采取男人的行为方式，并以正常的方式把他的原欲导向了女性。同时，他生理上的女性特征也消失了（利普舒茨，1919年，第356—357页）。

不能说这些有趣的实验把性倒错理论置于了新的基础之上，要指望它们提供一种“治愈”同性恋的普遍方法也还操之过急。弗利斯坚持认为，这些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完全否定高等动物总体的双性倾向理论，他是对的。相反，在我看来，类似的进一步实验很可能能够直接证实这种双性假说。

在观察者看来，可能是一群在其他方面非常健全的人。而对那些选择性发育尚未成熟者（儿童）作为性对象的例子，人们却马上断定那是偶尔发生的性变态。把儿童作为唯一的性对象，这只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只有当一个懦弱的人或者性无能的人把儿童当作替代物，或者当一种迫切的（不容耽搁的）本能不能立刻找到适当的对象时，儿童才被用来扮演性对象的角色。尽管如此，性本能的对象竟然如此多变，可以被降低到这种程度，这个事实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揭示了性本能的性质——相比之下，觅食本能的对象则要固定得多，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饥不择食。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与动物的性交，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农村人当中，这时性的吸引似乎超越了物种的界限。

从美学方面看，人们也许很愿意把上述以及另外一些严重的性本能变态归结为精神失常，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做。经验表明，精神失常者性本能的紊乱无异于健康人以及他所属的整个种族或者职业的人们性本能的紊乱。所以，对儿童的性虐待最经常发生在学校教师和儿童护理员身上，这是因为他们最有机会这样做。精神失常者只是以很强烈的程度表现出这种变态；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这种倾向可以成为唯一的，从而完全代替了正常的性满足。

正常人和精神失常者的性变态之间这种重要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思考的材料。我倾向于认为，它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也就是即使在正常人身上，性生活的冲动也是最少受到更高的心理活动控制的。在我的经验中，一个人不管是在社会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精神失常，他的性生活都毫无例外地不正常。但是许多人的性生活不正常，他们在其他所有方面却都接近于一般水平，

并且跟其他人一起经历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欲一直是弱点。

然而，从上述讨论中得出的最一般性的结论似乎是这样的：在许多情况下，在多得惊人的人身上，性对象的性质和意义退回到背景中去了。在性本能当中，根本性的和持续存在的是某种别的东西。^①

第二节 性目标方面的变异

正常的性目标被认为是性器官的交合，这种行为被称为性交，性交过程导致性紧张的释放和性冲动的暂时消失——这种满足与吃饱饭就消除了饥饿感一样。但是即使在最正常的性过程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附属的东西，如果它们发展起来，就可能导致被描述为“变态”的变异行为。因为在通向性交的道路上，存在着某些与性对象的中间性关系，比如抚摸和观看，它们被看做是性目标的准备阶段。一方面，这些活动本身也伴随着快感，另一方面，它们增强性兴奋。在最终的性目标达到之前，性兴奋应该一直存在。不仅如此，其中一种特殊的接触——接吻，即两个人口唇粘膜的接触，在很多国家（包括最高度文明的国家）还被赋予了相当高的性价值，尽管事实上它涉及的身体的部分不是性器官而是消化道的

^①无疑，古代人与现代人在性欲方面最惊人的差别在于下列事实：古人强调本能自身，而我们强调其对象。古人把本能看得至高无上，甚至不惜因此而抬高低级的对象；而我们贬低本能的活动本身，只因为对象的价值才找到本能存在的理由。

人口。所以说，这些因素提供了性变态与正常性生活的接合点，它们也可以作为分类的基础。性变态是这样一些性活动：1. 在解剖学的意义上，它们扩展到了身体用于性交的区域以外，或者 2. 它们留连于与性对象的中间性关系，而在正常情况下会很快越过这些关系实现最终的性目标。

一、解剖学上的扩展

对象的过分估价 只有在最罕见的情况下，对于性对象的估价才会仅限于性器官。通常对性对象的欣赏会扩展到整个身体，并包括从对象那里得到的所有感受。这种过分的估价也扩展到了心理的领域：主体被性对象的精神成就和完美无缺搞得意乱情迷（也就是说，他的判断力下降），因而他盲信对后者的判断。因此，爱情中的盲信即使不是权威性的最根本来源，也成了它的一个重要来源。^①

这种对于性对象的过分估价使性目标很难局限于生殖器官的交合，它有助于把与身体的其他部分有关的活动转化成性目标。^②

^① 在这里我不由地想起接受催眠者对于施行催眠者的那种基于盲信的服从。这使我怀疑，催眠的基础在于主体的原欲通过其性本能中的某些虐待性成分，无意识地固置于催眠者身上。费伦齐（1909 年）把这种暗示的特征与‘父母情结’联系在一起。

^② 然而必须指出，对性对象的过分估价并非产生于每一种对象选择机制中。对身体的其他部分扮演性角色，还有另一种更为直接的解释，以后我们将要熟悉这种解释。霍克和布洛赫提出“追求刺激”这一因素，来解释性兴趣由生殖器官向身体其他部分的扩展；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因素远没有这么重要。从一开始，原欲的各种渠道就是互相关联的，就像相通的管道一样，我们必须考虑到平行流动这种现象。